

儒林外史

三

儒林外史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伸著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幾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訐亂著問有說爲兩個人的有說爲兩件事的有說爲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衆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爲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

莖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合家大口號哭起來準備入斂將靈柩停在第三層中堂內次早著幾個家人小廝滿城去報喪族長嚴振先領着合族一班人來吊孝都留着吃酒飯領了孝布回去趙氏有個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姪子趙老漢在銀匠店扯銀鑪這時也公備個祭禮來上門僧道掛起長旛念經追薦趙氏領着小兒子早晚在柩前舉哀夥計僕從了鬟養娘人人挂孝門

口一片都是白看看鬧過頭七王德王仁科舉
回來了齊來弔孝留着過了一日去又過了三
四日嚴大老官也從省裏科舉了回來幾個兒
子都在這邊喪堂裏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渾
家坐著打點拏水來洗臉早見二房裏一個奶
媽領著一个小厮手裏捧著端盒和一个毡包
走進來道二奶奶頂上大老爹知道大老爹來
家了熱孝在身不好過來拜見這兩套衣服和
這銀子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送與大老爹做

个遺念就請大老爹過去嚴貢生打開看了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封遞與奶媽說道上覆二奶奶多謝我卽刻就過來打發奶媽和小廝去了將衣裳和銀子收好又細問渾家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些別敬這是單留與大老官的問畢換了孝巾繫了一條白布的腰經走過那邊來到柩前叫聲老二乾號了幾聲下了兩拜趙氏穿着重孝出來拜謝又叫

兒子磕伯伯的頭哭著說道我們苦命他爺半
路裏丟了去了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嚴貢生
道二奶奶人生各稟的壽數我老二已是歸天
去了你現今有恁个好兒子慢慢的帶著他過
活焦怎的趙氏又謝了請在書房擺飯請兩位
舅爺來陪須臾舅爺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
弟平日身體壯盛怎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
們至親的也不曾當面別一別甚是慘然嚴貢
生道豈但二位親翁就是我們弟兄一場臨危

也不得見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
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我爲朝廷辦事就是
不顧私親也還覺得于心無愧王德道大先生
在省將有大半年了嚴貢生道正是因前任學
臺周老師舉了弟的優行又替弟考出了貢他
有个本家在這省裏住是做過應天巢縣的所
以到省去會會他不想一見如故就留著住了
幾個月又要同我結親再三把他第二个令愛
許與二小兒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麼

嚴貢生道住在張靜齋家他也是做過縣令是湯父母的世姪因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席喫酒認得相與起來周親家就是靜齋先生執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嚴貢生道正是王仁遞个眼色與乃兄道大哥可記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來的了王德冷笑了一聲一會擺上酒來喫着又談王德道今歲湯父母不曾入簾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麼因湯父母前次入簾都取中了些陳猫

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時目所以這次不曾來聘
今科十幾位簾官都是少年進士專取有才氣
的文章嚴貢生道這到不然才氣也須是有法
則假若不照題位亂寫些熱鬧話難道也算有
才氣不成就如我這周老師極是法眼取在一
等前列都是有法則的老手今科少不得還在
這幾個人內中嚴貢生說此話因他弟兄兩個
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兩人聽這話心
裏明白不講考校的事了酒席將闌又談到前

日這一場官事湯父母著實動怒多虧令弟看的破息下來了嚴貢生道這是亡弟不濟若是我在家和湯父母說了把王小二黃夢統這兩個奴才腿也砍折了一個鄉紳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這是厚道些好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又彼此勸了幾杯酒奶媽抱著哥子出來道奶奶叫問大老爹二爺幾時開喪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塋裡可以葬得還是要尋地費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爺商議嚴貢

生道你向奶奶說我在家不多時就閣就要同
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你爺的事託在二
位舅爺就是祖塋葬不得要另尋地等我回來
斟酌說罷叫了攪起身過去二位也散了過了
幾日大老爺果然帶著第二個兒子往省裏去
了趙氏在家掌管家務真過是錢過北斗米爛
成倉僮僕成羣牛馬成行享服度日不想皇天
無眼不祐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發了一
天熱醫生來看說是個險症藥裏用了犀角黃

連人牙不能灌漿把趙氏急的到處求神許愿
都是無益到七日上把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跑
掉了趙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並
且比不得哭二爺直哭得眼淚都哭不出來整
整的哭了三日三夜打發孩子出去叫家人請
了兩位舅爺來商量要立大房裡第五个姪子
承嗣二位舅爺躊躇道這件事我們做不得主
況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兒子是他的須是要他
自己情愿我們如何硬做主趙氏道哥哥你妹

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如今把个正經主兒
去了這些家人小廝都沒个投奔這立嗣的事
是緩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間壁第五
个姪子纔十一二歲立過來還怕我不會疼熱
他教導他他伯娘聽見這個話恨不得雙手送
過來就是他伯伯回來也沒得說你做舅舅的
人怎的做不得主王德道也罷我們過去替他
說一說罷王仁道大哥這是那裏話宗嗣大事
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

很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字他這裏叫一個家人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王德道這話最好料想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王仁搖著頭笑道大哥這話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如此做趙氏聽了這話摸頭不著只得依著言語寫了一封字遣家人來富連夜赴省接大老爹來富來到省城問著大老爹的下處在高底街到了寓處門口只見四個戴紅黑帽子的手裏擎著鞭子站在門口唬了一跳不敢進去站

了一會看見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來纔叫他領了他進去看見殿廳上中間擺著一乘彩轎彩轎傍邊豎著一把遮陽遮陽上帖著卽補縣正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頭戴紗帽身穿圓領補服脚下粉底皂靴來富上前磕了頭遞上書信大老爹接著看了道我知道了我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這裏伺候來富下來到廚房裏看見厨子在那裏辦席新人房在樓上張見擺的紅紅綠綠的來富不敢上去直到日

頭平西不見一個吹手來二相公戴著新方巾
披著紅簪著花前前後後走著著急問吹手怎
的不來大老爹在廳上嚷成一片聲叫四斗子
快傳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個好日子八錢
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爹給了他二錢
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了他二分戔頭又叫張府
裏押著他來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他這個
時候怎得來大老爹發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
來遲了連你一頓嘴巴四斗子骨都著嘴一路

絮聒了出去說道從早上到此刻一碗飯也不
給人喫偏生有這些臭排場說罷去了直到上
燈時候連四斗子也不見回來擡新人的轎夫
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狠廳上的客說
道也不必等吹手吉時已到且去迎親罷將掌
扇扇起來四個戴紅黑帽子的開道來富跟著
轎一直來到周家那周家駁廳甚大雖然點著
幾盞燈燭天井裏却是不亮這裏又沒有個吹
打的只得四個戴紅黑帽子的一遞一聲在黑